

语言学界怎么看《降临》

编译/胡梦霞

“影片非常准确地刻画了语言学家的的工作过程,尝试关于语言的不同假说、从中归纳出一般规则、检验归纳出的规则。影片很好地展现了语言学家在研究一种新的语言时的兴奋感以及遇到困难时的挫败感。”

电影《降临》是一部改编自华裔科幻作家姜峯楠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的科幻片,于2016年11月11日在美国上映。12艘神秘的外星飞船降临地球,语言学教授路易斯·班克斯博士(Dr. Louise Banks)受军方委托,试图找出与外星生物“七肢桶”沟通的方式。

语言学无疑是众科学中最受误解的之一。许多人将语言学家视为语言批评者,甚至一些其他学科的科学家都不认为语言学是“真正的科学”。因此这部以语言学为核心、语言学家扮演英雄角色的影片自然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的关注。许多语言学学者就《降临》中的语言学元素、《降临》的语言学理论基础合理性以及《降临》如何塑造公众对语言学和语言学家的认知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破解外星生物“七肢桶”的书面文字这一情节是影片的核心。《降临》剧组为此专门设计了一套外星文字,建了一个超过100词的词库,最终有71个词在影片中得到了完整应用。“七肢桶”的书面文字相当于语标,即一个符号代表了整个单词、短语或句子。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语言学家大卫·阿德格尔(David Adger)在《语言可以“外星”到什么程度》一文中评论道:“影片中对外星语言的视觉呈现非常美;外星人将墨汁喷入空气,这团墨汁会瞬时演变成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外星文字以圆圈为基础,圆周绘有类似花饰的卷曲。这门语言的形式在任何意义上都是非线性的。圆圈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出现。这些构成圆圈的卷须的位置、形状、变化和方向揭示了圆圈表达的意义。句子与句子间的组合形式是多维的,可以复杂至极以至于对其的分析需要用到GPS数据解析软件。”

语言学家本·齐默(Ben Zimmer)在他的《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电影〈降临〉,语言学家是英雄》中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降临》的语言学顾问之一、麦吉尔大学语言学教授杰西卡·库恩(Jessica Coon)被要求在不知道这些外星文字是如何被构造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注解,这些注解会在路易斯

工作时显示在大银幕上。本·齐默认为这是一个微小但有力的提示,提示观众语言学家们如何尝试解决沟通之谜。

在著名语言学博客Language Log上,本·齐默的博文《电影中语言学家办公室的布置》将路易斯的办公室称为“自语音学家彼得·拉德福格(Peter Ladefoged)帮助设计《窈窕淑女》中语音学家亨利·希金斯的实验室后,电影对语言学家办公场所最细致的呈现”。班克斯博士的办公室布置参考了麦吉尔大学语言学教授们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物品基本都是由剧组工作人员在麦吉尔大学办公室看到的東西复制而来,书架上的书也都是从教授们那里借来的。

为了演好语言学家一角,艾米·亚当斯需要接受培训,她尽可能多地学习语言学家如何开展现场调查,包括观看关于保存濒危语言的纪录片。她特别感兴趣的是语言学家如何根据句法分解一句话。电影的语言学顾问向亚当斯再三强调,语言学家不仅仅是口译员或翻译员。在电影中,路易丝确实会很多种语言(她精通波斯语、普通话和梵语),但这对她理解未知的外星语没有任何帮助。她对语言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是她能够解读外星语言的关键。

影片中,当路易斯第一次接触这项任务时,韦伯上校播放了一段外星人的录音,并问她是否可以进行翻译。像任何植根于现场调查的语言学家一样,路易斯坚持只有通过和与外星生物面对面的互动才能理解他们。

“语言学相关的内容非常好。”卫·阿德格尔评价说,“影片非常准确地刻画了语言学家的的工作过程,尝试关于语言的不同假说、从中归纳出一般规则、检验归纳出的规则。影片很好地展现了语言学家在研究一种新的语言时的兴奋感以及遇到困难时的挫败感。”

本·齐默在《降临》的首映后采访了影片的编剧埃里克·海斯勒(Eric Heisserer)。这位编剧对语言学家作为“伟大的和平大使和解谜人”的形象非常着迷。他的父

亲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一直在学习新的语言。这位编剧在读姜峯楠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的时候,想起了喃喃咕咕说着外语的父亲,尤其是读到小说对充满争议的语言学理论萨丕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由学者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进行讨论的那一段。

萨丕尔-沃夫假说可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版本。强式版本也被称作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认为语言严格决定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弱式版本也称作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认为我们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受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萨丕尔-沃夫假说是影片故事成立的理论基础:当路易斯开始掌握“七肢桶”的语言时,她发现她的思考(甚至她的梦境)一定程度上被外星人所影响。七肢桶书面文字的非线性以及多维性赋予了外星人预知未来的能力,因此路易斯掌握了外星人语言后,预见未来,从而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

但是语言的非线性和多维性只是外星语言的特征吗?研究句法的语言学家大卫·阿德格尔在《语言可以“外星”到什么程度》一文中提出了异议。

阿德格尔首先向读者澄清了“语言”这一概念。关于什么是语言,他指出,语言学界一直有两大观点相互竞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基本交际系统在扩展和改进的过程中的结果。语言是人为创造进行社会交际的产物,在文化上演进,是文化的对象。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人类心智经历某些可以被理解为语言学的经历时,语言才发生。人类心智只能创建一个普遍的系统,在语音或符号和意义之间建立联系。语言是认知的对象。

阿德格尔进而对“外星语言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外星语言的可被人类破解性”之间的悖论进行分析。

他认为《降临》中的语言学立场处于“语言是文化的对象”和“语言是认知的对象”这两极之间,地位颇有些尴尬。在影片的故事框架下,“七肢桶”的语

言必须与人类语言截然不同,根据萨丕尔-沃夫假说,外星人的语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理解现实的方式,一种外星人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但是,与此同时,路易斯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必须奏效,否则就没有办法与“七肢桶”建立联系,这个故事就不存在了。因此必须对外星人的书面文字进行切割,对视觉句法进行编码,将形式与意义进行连接。事实上,这就是语言学家在面对一种新的语言时所做的工作。

从“七肢桶”使用的技术、“七肢桶”的外表和生物学特征可以推测他们与人类截然不同,如果语言是文化的对象,那么就没有理由期待班克斯博士能够利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对外星人的语言系统进行切割、分类和分析。但她做到了。如果语言是认知的对象,假设“七肢桶”的心智模式与我们的完全不同,那么现场调查工作不可能取得成效。但是班克斯博士能用外星人的书面文字与外星人沟通,使用一种类似于iPad的设备来选择和组合复杂的形状形成外星文字,这意味着外星人的语言也存在句法,能够系统地将形状连接在一起形成意义。但如果句法是人类思维的属性,那么人类怎么能期望“七肢桶”的语言有句法?

阿德格尔指出,人类语言实际上和“七肢桶”的语言一样,是多维的。句法和人一个接一个说出的词并不在同一维度上。句法将单词组织在一起,又使各个单词在结构上相互独立,即一句话中相邻的两个单词间可以没有任何关系。“Louise knew which heptapod the captain of the soldiers likes best”(路易斯知道士兵们的长官最喜欢哪只七肢桶),这句话中“the soldiers”紧靠“likes”,但“soldiers”是复数,“likes”是动词的单数形式(因为“likes”受“captain”支配,“captain”是单数)——句子中相邻的成分在语法意义上的距离很遥远。“which heptapod”是“likes”的宾语——句子中相距很远的成分在意义和结构上的关系可以非常密切。一套看不见的规律将这些短语连在一起,但这套规律,也就是句法,与单词一个接

一个线性地被说出或写下的方式并不在同一维度。人类的句法就像“七肢桶”的书面文字一样多维。所以阿德格尔认为,“七肢桶”和他们的语言,实际上一点都不“外星”,而是非常人类的语言。

首映结束,《科学》杂志采访了前来观看的语言学家们。

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语言学家詹妮弗·尼克兹(Jennifer Nycz)说:“这里有许多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真实经历。比如电影中的其他人都认为语言学家应该掌握所有的语言,包括外星人的。”

理解新的语言只是语言学家实际所做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乔治城大学语言学家尼古拉斯·萨博泰尔鲁(Nicholas Subtirel)说:“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工作重点不是任何特定语言的细节,而是更大的问题,比如语言的学习方式。”他补充说,这部电影强调了路易斯的多种语言能力,这迎合了大众对语言学家作为“专业的会讲多国语言的人”的看法。

语言学家们也质疑了影片《降临》对于“语言学在科学中的地位是什么”这一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的问题的立场:在电影中,理论物理学家伊恩·唐纳利(Ian Donnelly)与路易斯一起工作,他认为语言学不同于科学。“语言是文明的基石,是把人们聚到一起的粘合剂,也是冲突中最先使用的武器。”这是路易斯某本专著的序言。“文明的基石不是语言,而是科学”,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伊恩这样对路易斯说。尼克兹对此表述表示异议:“将语言学与科学对立是错误的。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看法,科学研究对象是诸如光子、细胞和原子这类物质对象,而不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不是所有的语言学家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但许多人都在这样做,或者试图这样做。”事实也证明,影片中是路易斯最终实现了突破。

电影《降临》降临,在让公众一窥语言学与语言学家的魅力之外,也会增进人们对这一学科及学者的了解。

